

百花弹词 钱塘钱涛怒白

自古名花号美人，娇红嫩白斗芳春。每夸金谷千秋丽，更道隋宫五色新。把酒常须花在眼，现花莫便酒离唇。明朝试向花前看，满地残红最怆神。花落花间最有情，间将笔墨谱花名。千红万紫都评遍，分付花神仔细听。

问谁人开辟就花花世界更那个创造下草草乾坤。百年中无非是香花阳炎。一日里不可少檀板金尊。慨世间有无数名花异卉，普天下知多少花朵花名。君不见锦堤边千般烂熳，君不见红娇畔万种精神，君不见上阳宫蜂喧蝶攘，君不见宜春苑燕送莺迎。一种种，一般般，看他妖艳。红者红，白者白，听我评论。

有客能将雁柱排，花前高唱独徘徊。春风春雨虽相妒，看取名花指下开。

第一种牡丹花，天生富贵，号花王，称国色，花里为尊。姚家黄、魏家紫，而今罕见。得君王带笑看，倾国倾城。醉杨妃，倚阑干，沉香亭北李青莲，题妙句三调清平。芍药花，比牡丹虽然少逊，一般的斗春华，越样鲜新。金带围

，广陵城预知宰相，不知道涓水畔，赠与何人。露桃花，倚东风，深红浅白。武陵溪，元都观，到处藏春。蓬莱山，三千载开花结果。天台路，盼着了阮肇刘晨。最可惜暮春时，一番红雨。真堪叹，今日里人去题门，桃花谢，杏花开

。艳妆春色，垒乱霞，飘微散，根倚深云。碎锦坊，裴晋公午桥遗爱。庐山上，董神仙五树成林。探花宴，上林中，赋诗争快。状元去，马如飞，踏碎香尘。

桃花红，杏花红，李花偏白。白如霜，白如雪，无月自明。怎知道王家郎一朝钻核，倒不如李家儿万古盘根。世间花还又数梨花，洁白似何郎曾傅粉，一样消魂。莺来窥，蝶来认。新妆淡淡泪阑干，愁寂寞春雨盈盈。蔷薇花在墙东，春红零乱。想经年未架，却心绪纵横。无人处，折一枝，常防刺手。夜深时，才经过，兜住罗裙。玉兰花，分明是茗华刻就。玉堂前，争春色，香气氤氲

绣球花，在风前，谁能踢弄。玉簪花，满地上，若个遗簪。金雀花，一般儿飞飞欲动。蝴蝶花，可也是栩栩身轻。丁香花，豆豌豆，念愁不破。夜合花，合欢花，最苦多情。有一种水中莲，又名菡萏，照秋波，窥明镜，冉冉亭亭。细端详，绿云中宛如仙子。虽然是在污泥，不染埃尘。太华峰，藕如船，曾开十丈。太液池，花能语，红白芳芬。似六郎好庞儿亲承儿女后，怪潘妃一步步喜杀东昏。只有那老嫦娥一枝丹桂，有谁人攀得著，两袖香生。红状元，白探花，黄为榜眼。宝龙涎，欺凤饼，老翠连云皋涂山种将成，储备株齐挺廉寒宫

，斫不去家载重生。晚霜天，东篱畔，菊花开放。想从来称如知己，只有渊明。问尊前子细看花如我瘦，吟泽畔，灵均氏问夕餐英。秋江上，芙蓉花凌波弄影，一枝枝翻江浪，别有风情。紫薇花端只许仙郎相对，紫荆花再不教兄弟轻分。木笔花描不出千般春色，金钱花买不得万种春情。玉阶前鸡冠花那能报晓，三更里杜鹃花啼得伤心。并不见金灯花夜深照影，只有那鼓子花雨打无声。

我爱他十姊妹要他窈窕，我爱他千日红不肯凋零。我爱他剪春罗剪开罗带，我爱他紫罗栏裁作罗巾。谁得似凌霄花干云直上，谁得似蜀葵花向日倾城。谁知道萱草花儿儿女女，谁知道棠样花弟兄兄弟。茉莉花偏偏只是秋香不散，荼靡花全不能春梦难醒。山丹花山茶花十分春色，瑞香花木香花满座香薰。凤仙花细看时，恍如凤彩。牵牛花，试听花，不见牛鸣。蜡梅花是谁把黄酥细染，石梅花问谁将红粉调匀。真堪叹木槿花朝荣暮瘁，怎能似菖蒲花不老长生。有一个着芦花，花中孝子；有一个敢松花，花里仙人。真难得款冬花三冬独茂，真难得长春花四季长新。红蓼花一点点离人泪血，杨柳花一丝丝荡子春魂。朱藤花尽道是轻盈不俗，水仙花又自会潇洒离尘。棣棠花虽不是黄金炼就，玫瑰花却真个紫玉雕成。枣子花橘子花终须结实，碧桃花海棠花可惜飘零。栀子花带妙香三分嫩白，樱桃花垂紫带一树买笑，几万贯榆荚钱不会通神。万种花总不如寒梅独异，又清香，又高古，无与为群点就了寿阳妆。一时丰韵，做醒了罗浮梦，千古消魂。尚记得在他乡，寄归驿使；不知道是何年，嫁与林君。闻道花开不易看，一时说出许多般。不知尚有名花在，听我从头仔细弹。还有那幽兰花行于空谷，纵无人，香自在，不受尘埃。还有那蕃观琼花一本，是天花岂肯在人世沉论。还有那优昙花奇香妙品，在西方亿万劫与物为邻。还有那虞美人花开古墓，立风前，情脉脉，欲笑还颦。还有那雁来红老年忽少，还有那吉祥草到处为祲，还有那美人苴偎红倚绿，还有那映山红遍谷弥陵。莺粟花媚药中实名鸦片，珠兰花七碗内堪伴茶星。一丈红五尺拦刚递半段，木兰花船上望原是花身。汉宫秋，那知道长门秋怨；秋海棠，最堪怜肠断秋砧。梧桐花放下着六根六只，木棉花识就了千纬千经。月季花，月月红，四时不断。含笑花，朝朝乐，一笑生春。一般的菜花开，游蜂队队。直等的槐花黄，举子纷纷。石竹花，篆竹花，迥于异样。朱兰花，若兰花，各自相分。苜蓿花，靛青花，近于野草。王瓜花，白豆花，琐碎难论。笔尖头写不尽许多数目，四季花那能彀悉记其名。倒不如隋炀帝宫中剪彩代天工，补就了一霞阳春。又不如唐天子服轩击鼓，好春光判断了不费天心。洛阳城到春来名花开遍，河阳县号花封仙吏传名。黄四娘有的是千枝万朵，苏公堤镇一片紫雾红云。说不尽自古以来繁华境界，收拾些从今后花柳心情。君不见霎时间催花风雨。粉墙边，苍苔上，都是残英。金谷园剩得些荒苔野鲜，百花洲只是些蔓茸青怜。彩云里望不见散花天女。春宫内难觅个花蕊夫人，觑得破假机关，花开花落；悟得着真消息，非色非声。坐谈间描写尽花情花态，东风里不知道花喜花嗔。满词场又添了一番佳话，惭愧杀江郎笔五色花生。百岁光阴易白头，花开花落几时休。且将膝上琵琶语，弹尽胸中一段愁。最好春光二月天，惊红哭紫各纷然。那能化作花间蝶，日向花房自在眠。

今列女传

◇母仪

孝圣宪皇后，纯皇帝之母也。始在母家，居承德城中，家贫无奴婢。六七岁时，父母遣诣市卖浆酒粟面，所至店肆辄大饘，市人敬异焉。十三岁时入京师，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，随往观之。门者初以为在籍中，既而引见十人为列，始觉之。主者惧谴，令入末班。孝圣容体端颀中选，分皇子邸，得在雍府，即世宗宪皇帝王宫也。宪皇帝肃俭仅学，靡有声色侍御之好。福晋别居，进见有时，会夏被时疾，御者多不乐往。孝圣奉妃命，旦夕服事唯谨，连五六旬，疾大愈，遂得留侍，生高宗焉。及为太后，约皇帝以礼，率六宫以慈，福寿仁贤，形于四海。准回之平也，有女藉于宫中，生有美色，专得上宠，号曰回妃。然准女怀其家国，恨于亡破，阴怀逆志，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。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讎。上益悲壮其志，思以恩养之。太后知焉，每召回女，上辄左右之。会郊祭斋宿，子夜驾出，太后乘平辇，直至上宫，入便闭门。宦侍奔告，上遽命驾还。叩门不得入，以额触扉臣御号泣，闻于内外。太后当门坐，促召回女，绞而杀之，待其气绝，抚之已冷，乃启门。上入号泣，俄而大寤，顿首太后前。太后亦持上流涕，左右莫不感动泣下。海内闻者皆欢息，相谓天子有圣母也，静而有化而疆于教诲。诗曰君子万年，景命有仆，此之谓也。

◇节义

织笠女者，河南人也。其县妇女采台草织笠以为事。女自十二三时，每织，择精好细洁之草别藏之。既多，复择其尤。当嫁之岁，自制一笠，既成昏，用献其夫而语其勤焉。夫载以出，市人见者无不夸也。久之旁县亦闻之。它日夫出，有自后呼之者，公子也。问之，曰：“物以难得而珍，货以有用为贵。今子之笠，妇所织也。冠之不可以却暑，无贪不可以为炊。子诚卖之，愿论其价。可乎？”其夫心惜之而以客为佯言，姑应之曰：“吾笠不卖。客幸欲之，若得钱八万，当以与客。不然，无相问也。”公子大喜，遽下钱八万，取笠而去。于是其夫辇钱而归，喜告其妇曰：“笠已卖矣，乃得八万。若先斩之，十万可致也。”女问其故，默然内悲而无言。其夫出，遂阖月日经而死。君子以织笠女为识微，夫古之妇也，义可求去，今也不然。一入其门，荣辱随之。至于见卖逼淫而求死兴狱者，有司日有闻也。女之死，可谓达时矣。使龙比如之，则其君无杀谏之名。屈平知之，则其行无左徒之宠。君子兴其待败而俱伤也，不若自洁以全其交。诗曰：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。此之谓也。

◇辩通

直辞女童满洲人，其父为京营四品官，则未知其为参领与，佐领与。咸丰九年冬选良家女入宫，引见内殿。上亲临视，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。晨入，天寒

，上久不出。诸女立阶下，冰冻缩蹙，莫能自主。女童家贫衣薄，不堪其寒，屡欲先出。主者大慎怪，固留止之。稍相争论，女童大言曰：“吾闻朝廷立事，各有其时。今四方兵寇，京饷不给，城中人衣食日困，恃粥而活。吾等家无见粮，父子不相保。未闻选用将相，召见贤士。今日选妃，明日挑女。吾闻古有无道昏主，今其是邪。”于是上在屏后微闻之，出则诏问谁言者。诸女恐怖失色莫能对。女童前跪称奴适有言。上问曰：“汝何所云？”女童前对奴等当引见，驾久不出，诚不胜寒。欲出不得而总管以朝廷禁令相责。奴诚死罪，忘其躯命，具言朝廷立事，各有其时。今四方兵寇，京饷不给。城中人衣食日困，恃粥而活。奴等家无见粮，父子不相保。未闻选用将相，召见贤士。今日选妃，明日挑女。窃闻古有无道昏主，窃以论皇上，愿伏其罪。于是上默然良久。曰：“汝不愿选者，今可出矣。”女童叩头退位，上遂罢选。当女童前后言时与在旁者，莫不惶急，流汗咋舌，不敢卒听。及得温旨遣出，或犹战悚不能正步。以此女童名闻京师，君子以为能直辞。诗曰“匪饥匪渴，德音来括”，此之谓也。女童既出，上它曰以事降其父一阶。欲令后选时，女可不豫也。君子以为女童以一言而悟主，成文宗之宽明，显名于后世。诗曰“静女其变，贻我彤管”，女童可以炜彤管矣。

○附录

《国风报春》、《冰室野乘》载此三事，据云得之，达县吴季清先生所著笔记，吴又闻诸王，壬秋先生云云。兹读《湘绮楼》，《今列女传》笔意谨严，叙述得体，事实与吴稍异，惟吴文斐亦有可观，因附录之。 皓皓子识

回部王刀某氏者，国色也。生而体有异香，不假熏沐，国人号之曰香妃。或有绳其美于中土者，高宗纯皇帝微闻之。西师之役，将军兆惠陛辞，上从容语及香妃，命兆惠一穷其异。回疆既平，兆惠果生得香妃，致之京师，先密疏奏闻。上大喜，命沿途地方官吏，护视起居维谨。虑风霜跋涉，致损颜色，兼以防其自殊也。既至，处之西内。妃在宫中，意色泰然，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。唯上至则凛如霜雪，与之语，百问不一答。无已，令宫人善言词者谕以指。妃慨然出白刃袖中，示之曰：“国破家亡，死志久决。然决不肯效儿女子，汶汶徒死，必得一当以报故主。上如强逼我，则吾志遂矣。”闻者大惊，谗其侣，欲共削而夺之。妃笑曰：“无以为也。吾袒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数十计，安能悉取而夺之乎？且汝辈如强犯我者，吾先饮刃，汝辈其奈何？”宫人不得要领，具以语白上。上亦无如何，但时时幸其宫中，坐少选即复出，犹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也，则命诸侍者日夜逻守之。妃既不得遂所志，乃思自戕。而监者听夕不离侧，卒无隙可乘而止。妃至中土久，每岁时令节，思故乡风物，辄潜然泣下。上闻之，则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，建市肆室庐礼拜堂，具如西域式，以悦

其意。今其地尚无恙也。时孝圣宪皇后春秋高，微闻其事，数戒上毋往西内。且曰：“彼既终不肯自屈，曷弗杀之以成其志，无已则权归其乡里乎？”上虽知其不可屈，而卒不忍舍也。如是者数年，会长至圜丘大祀，上先期赴斋宫。太后闻上已出，急令人召妃诣慈宁宫。妃既至，则命宫门，虽上至不得纳。乃召妃至前，问之曰：“汝不肯屈志，终当何为耶？”对曰死耳。曰：“然则今日赐汝死可乎？”妃乃大喜，再拜顿首曰：“太后天地恩，竟肯遂臣妾志耶。妾间关万里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，唯不欲徒死，计得一当以复仇雪耻耳。今既不得遂所志，此身真赘旒，无宁一瞑不视，从故主地下之为愈矣。太后天地恩，竟肯遂臣妾志。臣妾地下，感且不朽。”语罢，泣数行下。太后亦为恻然，乃令人引入房室中缢之。是时，上在斋宫，已得报，仓皇命驾归。至则宫门已下键，不得入，乃痛哭门外。俄而门启，传太后命，引上入，则妃已绝矣。肤色如生，在色犹含笑也。乃厚其棺签以妃礼葬之。旗人某氏女者，父为骁骑校，夫妇老而无子，且家赤贫，恃女针黹以养。缝浣烹厨之事，悉一身兼之。女略识文字，有暇，则聚邻童，教以识字，藉博升合资。时咸丰初年也，一日禁中选秀女期届，女名在籍中，闻报，抑父母恸哭。念已入宫，父母老无依，日展转死沟壑，欲奉亲以遁者数矣。故事，无问官民家女，既当选，则以官监守之，虑其遁也。女既不克脱，不得已，届期，随众往，排班候驾于坤宁宫门外，时天甫黎明也。是时金陵甫失守，羽书络绎至，上忧劳旰食，每枢臣入见，议战守事，辄至日昃，乃退。民家女初入宫禁，已战栗不自胜。又俟驾久，罢倚不能耐，重以饥渴交迫，相向饮泣。监者叱之曰：“圣驾行且至，何敢若此？不畏鞭笞耶。”众闻言，愈战惧欲绝。女勃然起，万声语监者曰：“去室家，辞父母，以入宫禁，果当选，即终身幽闭，不复见其亲。生离死别，争此晷刻，人孰无情，安得不涕泣？吾死且不畏，况鞭笞乎？且赭寇起粤峽间，不数载，悉长江而有之。今遂陷金陵，天下已失其半，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，汲汲谋战守，以遏贼锋，保祖宗大业，而犹留情女色，强护民家女，幽之宫禁中。俾终身不获见天日，以纵己一日之欲，而弃宗社于不顾。行见寇氛迫宫阙，九庙不血食也。吾死且不畏，况鞭笞乎？”监者大惊，急掩其口。而上适退朝，御辇已至前矣。因共缚其手，牵诣上前，抑之跪。女犹倔强，不肯屈膝。初女所言，上已微闻之。至是复笑，问其故。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语。上欣然喜曰：“此真奇女子也。”职责命释其缚，令引入宫中，朝见皇后。时某邸方丧偶，谋续娶，因以女指昏焉，而罢所选秀女，使皆宁其家。

某氏者，河南民家女也。生而奇慧，乡里以针神誉之，少失怙恃，鞠于兄嫂，兄嫂皆钟爱之，为择配甚苛。故及笄犹无人委禽也。女一日以麦草织雨笠，穷工极巧，钩心斗角，竭数十日力，仅成一具。持付兄，俾诣市售之。曰

：“第索介百金无增减。有购者，即询其里居姓字而谨识之。”兄讶曰：“一笠耳，恶能直百金。持以过布，人不将疑我狂耶？”女曰：“第如我言行之，必有购者。如其竟无人，不怨兄也。”嫂在侧，墨喻其意，知女意在择偶也。因促其夫如妹言。兄不得已，持以出。阅三日，无人问价者，意女特佯言耳。日暮，倦欲归，忽一少年翩然来，迎与语，衣履修洁，神宇间雅。兄故所相识，邻村某高材生也。见所持笠，异之。把玩不释手，问持此何为？以求售对。询其价，以百金对。生沈思久之，恍然司，即邀兄诣其家，出百金授之，而留其笠。兄微以言叩之，则生犹未娶也。归告妻，使以语妹，女果首肯。亟以媒氏往，婚遂成。卜日亲迎以归，伉俪果綦笃。婿家故我舅姑，惟夫妇二人，倡随之乐，诚万户侯不与易也。生宝爱草笠甚，令女为制锦，韬藏其中。出必冠之，无间晴雨。归必手自拂拭，韬而悬之帷中，以为常。数年后，女举一子，已呀呀学语矣。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，尝求昏于女，女以其无行，却之。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妇也。谋所以闲之者乃阳纳交焉。恒招生为诗酒会，因道之为狭邪游，生惑焉。出辄数日不归，女忧之，乃婉语曰：“昨某君来吾家，吾于屏后窥其人，目动而言肆，是殆有异图，不可近也。”生未以为然，笑置之。一日醉归，忽易笠而帽，女讶问之，则已为某乘醉攫去矣。女默然亦无一言。生倦而酣寝，晓始醒，则独卧于床。讶女胡蚤作，呼之不应，亟起视，已缢于窗棂间矣。生骇极木立，大痛，茫不知其故。俯视碎锦狼藉地上，拾审之，即所以韬香者。始司女所以死，乃大痛悔，号泣数日，亦感疾死。

李师师外传

李师师者，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。寅妻既产女而卒，寅以菽浆代乳乳之，得不死，在襁褓未尝啼。汴俗凡男女生，父母爱之，必为才舍身佛寺。寅怜其女，乃为舍身宝光寺。女时方知孩笑。一老僧目之曰：“此何地，尔亦来耶？”女至是忽啼，僧为摩其顶，啼乃止。寅窃喜曰：“是女真佛弟子。”为佛弟子者，俗呼为师，故名之曰师师。

师师方四岁，寅犯罪击狱死。师师无所归，有娼籍李姥者收养之。比长，色艺绝伦，遂名冠诸坊曲。徽宗既即位，好事奢华，而蔡京章王黼之徒，遂假绍述为名，劝帝复行青苗诸法，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，市肆酒税，日计万缗；金玉缯帛，充溢府库。于是童贯、朱珪辈，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。凡海内奇花异石，搜采殆偏。筑离宫于汴城之北，名曰艮狱，帝般乐其中，久而厌之，更思微行为狭邪游。

内押班张迪者，帝所亲幸之寺人也，未宫时为长安狎客，往来诸坊曲，故与李姥善。为帝言陇西氏色。艺双绝，帝艳心焉。翌日，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，霞颺二端，瑟瑟珠二颗，白金廿镒，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。姥利金币，培诺

。暮夜，帝易服，杂内侍四十余人中，出东华门二里许，至镇安坊。镇安坊者，李姥所居之里也。帝麾止余人，独与迪翔步而入。堂户卑庳，姥出迎，分庭抗礼，慰问周至。进以时果数种，中有香雪藕、水晶频婆，而鲜枣大如卵，皆大官所未供者，帝为各尝一枚。姥复款洽良久，独未见师师出拜。帝延伫以待。

时迪已辞退，姥乃引帝至一小轩，茶几临窗，缥緜数帙。窗外新篁，参差弄影。帝悠然兀坐，意兴闲适，独未见师师出侍。少顷，姥引帝到后堂，陈列鹿炙鸡酢鱼羊签等肴，饭以香子稻米，帝为进一餐。姥侍旁款语移时，而师师终未出见。帝方疑异，而姥忽复请浴，帝辞之。姥至帝前耳语曰：“儿性好洁，勿忤。”帝不得已，随姥至一小楼下浴室中。浴竟，姥复引帝坐后堂，肴核水陆，杯盏新洁，劝帝欢饮，而师师终未一见。良久，姥才执烛引帝至房，帝褰帷而入。一灯荧然，亦绝无师师在，帝益异之。为徒倚几榻间又良久，见姥拥一姬姗姗而来，不施脂粉，衣绢素，无艳服。新浴方罢，娇艳如出水芙蓉。见帝意似不屑，貌殊倨不为礼。姥与帝耳语曰：“儿性颇愎，勿怪。”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，幽姿逸韵，闪烁惊眸。问其年不答，复强之，乃迁至于他所。姥复附帝耳曰：“儿性好静坐，唐突勿罪。”遂为下帷而出。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绋，卷右袂，援壁间琴，隐几端坐。而鼓平沙落雁之曲，轻拢漫然，流韵淡远。帝不觉为之倾耳，遂忘倦。比曲三终，鸡唱矣。帝急披帷出，姥闻亦起，为进杏酥饮枣糕个不个毛诸点品。帝饮杏酥杯许，旋起去。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，即拥卫还宫。时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。

姥语师师曰：“赵人礼意不薄，汝何落落乃尔。”师师怒曰：“彼贾奴耳，我何为者。”姥笑曰：“儿强项，可令御史里行。”已而长安人言藉藉，皆知驾幸陇西氏。姥闻大恐，日夕惟啼泣。泣谓师师曰：“洵是夷吾族矣。”师师曰：“无恐。上肯顾我，岂忍杀我。且畴昔之夜，幸不见逼。上意必怜我，惟是我所窃自悼者，实命不犹，流落下贱，使不洁之名，上累至尊，此则死有馀辜耳。若夫天威震怒，横被诛戮，事起佚游，上所深讳，必不至此，可无虑也。”次年正月帝遣迪赐师师蛇附琴者。蛇附琴者，琴古而漆マ，则有纹如蛇之附，盖大内珍藏宝器也。又赐白金五十两。

二月帝复微行如陇西氏。师师仍淡妆素服，俯伏门阶迎驾。帝喜，为执其手令起。帝见其堂户勿华厂，前所御处，皆以蟠龙锦绣覆其上。又小轩改造侏阁画栋朱栏都无幽趣。而李姥见帝至，亦匿避。宣至，则体颤不能起，无复向时调寒送暖情态，帝意不悦，为霁颜，以老娘呼之，谕以一家子无拘畏。姥拜谢，乃引帝至大楼。楼初成，师师伏地叩帝赐额。时楼前杏花盛放，帝为书“醉杏楼”三字赐之。少顷置酒，师师侍侧，姥匍匐传樽为帝寿。帝赐师师隅坐

，命鼓所赐蛇付琴，为弄《梅花三弄》。帝衔杯饮听，称善者再。然帝见所供肴馔，皆龙凤形，或镂或绘，悉如宫中式，因问之。知出自尚食房厨夫手，姥出金钱倩制者。帝亦不怪，谕姥今后悉如前，无矜张显著。遂不终席，驾返。帝尝御画院，出诗句赐诸画工，中式者岁间得一二。是年九月，以“金勤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”名画一幅，赐陇西氏，又赐藕丝灯、暖雪灯、芳以灯、大凤衔珠灯各十盏；鸂鶒杯、琥珀杯、琉璃杯、金偏提各十事；月团凤转蒙顶等茶百斤；杯托寒具银坛饼数盒；又赐黄白金各千两。时宫中已盛传其事。郑后闻而谏曰：“妓流下贱，不宜上接圣躬。且暮夜微行，亦恐事生叵测，愿陛下自爱。”帝颌之。阅岁者，再不复出。然通问赏赐，未尝绝也。

宣和二年，帝复幸陇西氏，见悬所赐画于醉杏楼，观玩久之，忽回顾见师师戏语曰：“画中人乃呼之欲出孜孜不倦。”即日，赐师师辟寒金钿、映月珠环、舞郁青镜、金虬香鼎，次日，以赐师师端溪凤朱砚、李廷圭墨、玉管宣毫笔、剡溪绫纹纸，又赐李姥钱百千缗。迪私言于上曰：“帝幸陇西，必易服夜行，故不能常继。今良狱离宫东偏，有官地，袤延二三里，直接镇安坊。若于此处为潜道，帝驾往还殊便。”帝曰：“汝图之。”于是迪等疏言离宫宿卫人，向多露处，臣等愿出费若干，于官地，营室数百楹，广筑围墙，以便宿卫。帝可其奏。于是羽林巡军等，布列至镇安坊止。而行人为之屏迹矣。

四年三月，帝始从潜道幸陇西，赐藏淘双陆等具，又赐片玉棋盘碧白二色玉棋子，画院宫房屋九折五花之簟，鳞文葫叶之席，湘竹绮帘五采珊瑚钩。是日帝与师师双陆不胜，围棋又不胜，赐白金二千两。嗣后师师生辰，又赐珠钿金条脱各二事，玳一篋，毳锦数端，鹭毛缁翠羽缎百匹，白金千两。后又以灭辽庆贺，大赉州郡，加恩宫府，乃赐师师紫绡绢幕、五彩流苏、冰蚕神锦被、却尘锦褥，麸金千两，良酝则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，又赐李姥大府钱万缗计。前后赐金银钱缁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。

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，宴坐。韦妃私问曰：“何物李家儿，陛下悦之如此？”帝曰：“无他。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，服玄素，令此娃杂处其中，迥然自别，其一种幽姿逸韵，要在色容之外耳。”无何，帝禅位，自号为道君教主，退处太乙宫，佚游之兴，于是衰矣。师师语姥曰：“吾母子嘻嘻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姥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师师曰：“汝第勿与知，唯我所欲。”是时金人方启衅，河北告急，师师乃集前后所赐金钱，呈牒开封尹，愿入官助河北餉。复赂迪等代请于上皇，愿弃家为女冠。上皇许之，赐北郭慈云观居之。

未几金人破汴，主帅达赖索师师。云金主知其名，必欲生得之。乃索累日不得，张邦昌为踪迹之，以献金营。师师骂曰：“吾以贱妓，蒙皇帝眷，宁一死无他志。若辈高爵厚禄，朝廷何负于汝，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，今又北面事丑虏

，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，吾岂作若辈羔雁贄耶？”乃脱金簪自刺其喉，不死，折而吞之，乃死。道君帝在五国城，知师师死状，犹不自禁其涕泣泪澜也。论曰：李师师以娼妓下流，猥蒙异数，所谓处非其据矣。然观其晚节，烈烈有侠士风，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。道君奢侈无度，座召北辕之祸，宜哉。

◎附录

道君北狩在五国城，或在韩州。凡有小小吉凶丧祭节序，北人必有赐赀。一赐必要一谢表，北人集成一帙，在榷场，传写四五十年。士大夫皆有之，余曾见一本，更有《李师师小传》，同行于时。

道君北狩在五国城，幸李师师家，偶周邦彦先在焉，知道君至，遂匿于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，遂与师师谑语。邦彦悉闻之，隐括成少年游云：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。纤手破新橙，后云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年行。李师师因歌此词，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：周邦彦词。道君大怒，坐朝宣谕蔡京云：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，闻课额不登，如何尹京不案发来。蔡京罔知所以，奏支容臣退京尹叩问。续得复奏。京尹至，蔡以御前圣旨谕之，京尹云：“惟周邦彦课额增羨。”蔡云：“上意如此，只得迁就将上。”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，可日下押出国门。隔一二日，道君复幸李师师家，不见李师师，问其家，知送周监税。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，坐久至更初，李始归，愁眉泪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，云尔往那里去。李奏臣妾万死，知周邦彦得罪，押出国门，略致一杯相别，不知官家来。道君问曾有词否。李奏云：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。道君云，唱一遍看。李奏云：“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词为官家寿。”曲终，道君大喜，复召为大晟乐正，后官至磊晟乐乐府待制。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，殊不知美成文笔，大有可观。作汴都赋，如笺奏杂著，皆是杰作。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。当时李师师家，有二邦彦，一周美成，一李士美，皆为道君狎客。士美因而为审相，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，国之安危治乱，可想而知矣。（《贵耳集》）

《读书敏求记吴郡钱功甫秘册》，藏有李师师小传。牧翁曾言悬百金购之，而不获见。偶闻邑中萧氏有此书，急假录一册。文殊雅洁，不类小说家言。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，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，饶有烈丈夫概，亦不幸陷身娼贱，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，争辉彤史也。张端义《贵耳集》，载有师师佚事二则，传文例举其大，故不载，今并附录于后。又宣和遗事，载有师师事，亦与此传不尽合，可并参观之。